

心理学视角下的凯奇偶然音乐观

王麒斐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030；

摘要：本文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了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探讨其对传统音乐形式的挑战以及对人类感知、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凯奇的音乐实践改变了人们聆听和感受音乐的方式，不仅体现了精神分析学与现代科学中熵的内容，还体现了禅宗思想和东方哲学的影响。他的音乐不仅颠覆了西方传统音乐审美，还促进了对意识、注意力和感知的心理学研究，为现代音乐和人类经验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凯奇的作品提醒我们，音乐是连接自我与宇宙的桥梁，是生活的艺术。

关键词：偶然音乐；精神分析；熵；禅宗

DOI：10.69979/3041-0673.24.8.011

引言

约翰·米尔顿·凯奇（1912-1992），这位美国前卫音乐的先驱、深邃的哲学思想家以及实验音乐的奠基人，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与许多专业作曲家接受的严格音乐训练不同，凯奇并未踏上传统的音乐教育之路，他的家庭环境也并未提供系统的艺术培养。尽管如此，家族中多代人所展现的发明与创造天赋，对凯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和对音乐探索的执着追求，铸就了凯奇独树一帜的音乐旅程。

凯奇的音乐作品涉猎广泛，形式创意无限，他不仅打破了建立已久的音乐创作理念，而且不惧挑战，不断寻求新的声音质地及作曲技术。他的音乐实践从 1930 年代末延续至 1980 年代末，历时五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从探寻新的声音源头，到将沉默视为音乐的一部分，凯奇始终不畏艰辛地进行着音乐的革新与突破。

他的音乐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对音乐创作技巧的革新、乐器的革命性改进以及对传统演奏方式的颠覆上，更重要的是，他对音乐与声音本质的深刻重新定义，彻底改变了人们聆听和感受音乐的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西方传统音乐的审美观念。正是他不懈的探索精神、创新实践、对传统音乐观念的解构与颠覆，为凯奇在 20 世纪现代音乐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本文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凯奇的偶然音乐观念进行了简要剖析。偶然音乐是一种非传统的音乐形式，它不依赖于作曲家精心编排的乐谱，而是通过不可预测的方式，例如掷硬币、掷骰子等随机手段，以及随机组

合的乐谱页面来决定音乐的走向。这种全然随机的音乐创作方式在问世之初，无疑在音乐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凯奇偶然音乐的创作动机，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可以窥见端倪。日本禅宗思想、印度佛学乃至中国道家哲学对他的影响深远。特别是在他晚期的偶然音乐作品中，凯奇借鉴了道家经典《易经》中的八卦理念，采用算卦的方法来谱写音乐，将东方哲学的精髓融入西方音乐创作之中，展现了他对音乐与声音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探索。

1 偶然音乐中存在的精神分析

自 1879 年威廉·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来，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正式诞生，并逐渐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心理学。现代心理学隶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深受行为科学的影响，主要采用基于数理统计的实验、测量和论证等研究手段。相比之下，传统心理学与哲学紧密相连，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与现代心理学有所不同。在心理学史上，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被誉为三大巨头。其中，弗洛伊德以其精神分析学说而闻名遐迩。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潜意识力量是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这一观点使其与其他人类行为理论明显区别开来。尽管所有人类行为背后都有其动机，但这些动机往往隐藏在潜意识深处，使得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这种对潜意识的探索，是精神分析学说对心理学乃至整个人类行为研究的重要贡献。

西方音乐哲学中埃伦茨维希用这种潜意识来诠释音乐中所存在的深层知觉成分。构成的即“非具象形式因素”：在音乐艺术中指音阶体系之外的音级、节奏体系之外的不均匀律动、和声体系之外的不协和和音，直

至那些在演奏演唱中无法用已有的记谱体系记录的颤音、滑音，以及在有意识知觉范围内听不到的泛音等等，都属于这种所谓非具象形式因素的范围。这些因素存在于心理深层，也即存在于无意识（潜意识）之中，他们难以用理性、意识来把握，而是靠创作者和演唱者们自己的无意识形式观念来支配。

由此可以用来分析凯奇音乐中的偶然观，凯奇所追求的也同样是深层次的东西，是脱离乐谱表面，脱离当代音乐的东西，作曲家靠着理智把握写作方向与技法，用感性寻求灵感与倾注情感去谱写自己的乐曲。而凯奇完全把它们都交给了自然，交给了潜意识，也就是完全无法察觉的事物，但任何事物出现之前都已经存在于你的潜意识之中，人的意识组成就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意识），但隐藏在水下的绝大部分却对其余部分产生影响（无意识）。也就是说，在这种偶然音乐中，你所听到的音乐取决于你自己本身，不同的人听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声音与潜意识就是两个撞球，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是什么，任何人产生的都是不同的感受与想法，这与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学中的顺其自然都是有着非常深刻的道理。

2 偶然音乐与现代心理学

偶然音乐与现代心理学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偶然音乐通过其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和对随机性的运用，挑战了人们对音乐的常规认知，这与心理学中对认知偏差、感知和决策过程的研究相呼应。同时，偶然音乐的即兴和不确定性特点，与心理学中对人类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和随机事件的研究相关。此外，偶然音乐对音乐创作和欣赏的影响，也与心理学中关于创造力和审美体验的研究领域相交叉。尽管偶然音乐可能不直接源于心理学理论，但它提供了一个探讨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独特视角，为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启示。

接着我们需要探讨两个核心概念，即“熵”与“可预测性”。熵是衡量系统内无法用于做功的能量的总量，它反映了系统的无序程度。简而言之，当一个系统的总熵增加时，意味着其能量的可用性降低，因此熵是能量退化程度的一个量度。熵不仅用于衡量失序现象，即系统的混乱程度，而且作为一个描述系统状态的函数，它在多个学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熵的参考值和变化量常常被用来进行分析和比较，它在控制论、概率论、数论、天体物理学、生命科学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且每个领域都有其更为具体的定义。因此，熵成为了这些

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参数。在音乐心理学领域，熵也被频繁地用来衡量音乐序列的复杂性，为理解和分析音乐结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

而音乐序列的复杂程度关乎我们所要用到的第二个概念，即可预测性。不论在聆听任何音乐时，我们都会有着音乐期待，期待下一个音，下一个和弦，下一个乐句，这种音乐期待伴随着乐曲的结束才会消失甚至还会短暂停留。而音乐的可预测性正如字面意思一样，我们有着这种音乐期待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对于音乐的预测，在目前许多研究文献中，普通人群都喜欢可预测性中等的音乐，即不是那么难预测也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音乐。那么就是一众音乐中音乐复杂程度中等，熵中等的音乐。

而凯奇的偶然音乐完全打破了这种熵，使他的音乐完全无法被计算，任何时间的任何声音，持续的时间，下一个出现的音符都是完全难以预测的，如果在初次聆听的情况下。这种完全无法预测的音乐给予了听众一种完全打破常规的视听感受，也许这种音乐并不是大家所喜欢的甚至是不好听的，但这是对音乐的全新探索。序列音乐是最容易用熵来计算的，音乐序列音乐本身就是计算出来的，而作为钟摆另一端的偶然音乐告诉我们音乐原来还可以这样。纵观音乐史的发展，正如同一个钟摆，在轴心两端不停地摇摆，在走到极端之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当代音乐在经过这么久的的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完善，体型也越来越庞大。凯奇的偶然音乐像是在这个钟摆另一个极端突破了界限，从此这个撞钟的空间变得更大了。

3 禅宗思想与偶然音乐中的心理学

禅宗，起源于古印度，梵文“禅”意指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一处，它作为一种古老的修行方法，后来被佛教纳入并发扬光大。大约在公元纪年初期，禅宗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中国特色的“中国禅”。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禅宗思想跨越国界，传至日本，并在 20 世纪 40 年代由深谙禅学的铃木大拙引入美国。铃木大拙将《道德经》等佛教经典译成英文，他的讲座在美国广受欢迎，深受人们尊敬和崇拜，其中包括著名的作曲家约翰·凯奇。

约翰·凯奇，这位充满创新和探索精神的音乐家，在 40 年代末期已崭露头角，以其非凡的才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脱颖而出。铃木大拙在美国的讲座持续了十年，

内容涵盖宗教学和哲学。他主张人们应活出真实的自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由、无忧、无烦恼的,主张摒弃“贪嗔痴”等杂念和欲望,回归人的最真实状态。

正是铃木大拙关于“追求本真”的理念,激发了约翰·凯奇对生活和新理解和新体验。他开始超越对音乐形式的追求,转而探索音乐的本质。凯奇曾言:“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大部分听到的声音都是噪音。当我们试图忽视这些噪音时,它们令人烦躁;然而,当我们真正倾听时,会发现它们的魅力。”这表明,约翰·凯奇不仅是音乐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禅宗思想与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中的心理学知识涉及到对人类感知、意识和行为的理解。禅宗强调直接体验和活在当下,这与凯奇偶然音乐中鼓励听众开放感知和接受所有声音的理念相呼应。两者都体现了对心理状态的探索和对传统认知模式的挑战,促进了对意识、注意力和感知的心理学研究。

禅宗所倡导的“活在当下”理念与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鸣,这一思想与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核心观念不谋而合。“活在当下”不仅是对当前生活的全神贯注,也是对自己存在的深刻关注,强调对内在世界的洞察。正如凯奇的《4'33"》所展现的那样,这部作品的核心,可以类比于禅宗的“打坐”修行。在这无声的4分33秒里,没有预设的音乐旋律,只有周围环境的自然声响——人们的行动声、环境的背景声,所有这些在场的声音共同构成了一首独特的交响乐。这就像是在打坐冥想中,我们聆听到的外界声音一样。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被引导去进行内省,即向内探索自我。所谓向内求,即是自我审视的过程。这种难以言喻的体验,正如“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能在这种环境中找到自己的感受,思考自我,甚至在反思中寻求改变。这种体验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都能在这种独特的当下环境中,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并在这种内在的对话中成长和转变。

4 结语

在对约翰·凯奇的音乐及其与禅宗思想的深刻联系进行了广泛探讨之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凯奇的音乐不仅是对传统音乐形式的挑战,更是对人类感知、意识和行为的一次大胆探索。他的偶然音乐,以其独特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音乐与声音的本质,以及它们与人类心

理的复杂关系。

凯奇的作品,尤其是《4'33"》,不仅是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对“活在当下”这一禅宗核心理念的现代诠释。在这部作品中,沉默不再是音乐的对立面,而是音乐的一部分,它邀请我们聆听周围的世界,感受内在的自我。这种体验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都能在这种独特的当下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在这种内在的对话中成长和转变。

约翰·凯奇的音乐和哲学思想,以其对传统音乐观念的解构与颠覆,为20世纪现代音乐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和思想将继续启发未来的音乐家和思想家,探索音乐与人类经验的无限可能。凯奇的遗产不仅仅是音乐上的创新,更是对人类如何感知世界、如何与自己对话的深刻反思。他的作品提醒我们,音乐不仅仅是声音的艺术,更是生活的艺术,是连接自我与宇宙的桥梁。

以上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约翰·凯奇的偶然音乐,作为对西方传统音乐发起挑战的先驱,不仅仅打破了音乐的规则,颠覆了音乐的形式,更是告诉我们音乐无处不在。成熟的事物总是呈现出完美的状态,而革新的力量总是面临着种种质疑,但这些力量都是闪亮的星星,点缀了人类的音乐历史这条璀璨的银河。

参考文献

- [1]王晨宇.控制与不可控制——约翰·凯奇的声音世界[J].当代音乐,2022,(01):117-119.
 - [2]邱紫华,王勇.易、老、庄、禅哲学对约翰·凯奇后现代音乐哲学的启示[J].美育学刊,2020,11(04):89-95.
 - [3]申紫瑄.浅谈“偶然音乐”与禅宗思想——以约翰·凯奇为例[J].黄河之声,2020,(13):141-142. DOI: 10.19340/j.cnki.hhzs.2020.13.117
 - [4]江俊叶,康乐.音乐还是自然——对约翰·凯奇音乐创作观的述评[J].艺术评鉴,2019,(19):53-54.
 - [5]音乐心理学[M].蒋存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6]音乐心理学[M].罗小平,黄虹,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 作者简介:王麒斐(1998.5.4),男,汉,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学。